

新中國文學叢書

文標

鄭振鐸著

新中國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文探▼

實價大洋四角半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作者 鄭振鐸

出版者 新中國書局

發行者 新中國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新中國書局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目錄

抒情詩	一
史詩	七
太戈爾傳	一五
太戈爾的藝術觀	二九
陀思妥以夫斯基的百年紀念	三九
茂娜凡娜	四五
新月集	五三
印度寓言序	五八
葉瞬寓言序	六六

灰色馬引言.....六九

阿志巴綏夫與沙寧.....八二

阿志巴綏夫的重要作品.....一一〇

後記.....一一五

研究民歌的兩條大路.....一一七

抒情詩

抒情詩 (Lyric Poetry) 是詩歌中的優美者。牠是完全從人的情緒中寫出來的。當人愉樂時，牠便奏着如山泉流下溪石間淙淙的情調，當人微思時，牠便奏着如輕風拂過松林之低而靜和的聲音，當人笑時，牠便也格格的如帶笑聲，當人低泣時，牠便也嗚咽的如帶着哭聲，當人做着他童年之夢時，牠便能把讀者導入蔚藍色的天真的兒童國裏去，當人默默的坐對着湖光山色心與自然俱化時，牠便也如現出重疊的青山，鏡也似的平的碧湖在我們的眼前，當人戀愛時，牠便如山泉之映照愛者，為他們低唱着春之歌，當人憂抑悲悶時，牠便也如雨中的山峯，緊蹙着雙眉，當

人慷慨赴義時，牠便也如戰之陣鼓，響着宏大而淒涼的樂音。
——牠實是人的最沈摯，最內在，最親戚的情緒的最直接的表白者。

牠的文字，在一切文學形式中算是最純潔者，因為人的情緒原是最短促而最純潔者，牠又是一切文學形式中的最足以感動讀者的，因為牠所含蓄的人的情緒是最豐富，最顯著的。

抒情詩在一切文學形式中，又是最近於音樂的，因為牠和音樂都是完全的從感情的泉裏噴流出來的。在最初的時候，牠是必須和琴而唱的；後來雖然去了樂器，而音律卻仍存在着；最近的散文詩，則已把牠的音樂完全驅出於情緒之外。但雖然如此，抒情詩之音樂的性質，卻到處都還流露着。我們如到田間，便可見太陽炎炎的照着，膚色如醬的農夫，或俯偃在種秧，或立在水車

上兩足不停的在引水；他們的口中，則在自然而然的唱着歌。或我們到了綠草茸茸的山坡，見三五牧童，在斜陽微弱的光中，緩緩的唱着，驅着牛回家；或看見黃昏的時候，姊弟坐在石階上，互相拍着手，旋迴的唱着兒歌。這都可以證明最初的抒情詩與音樂是不能脫離的。

在中國以及在無論那一國詩歌中最發達的一種，總是抒情詩。近代以來，劇詩已經漸漸的消滅了，戲曲裏所用的已都是散文而非劇詩。史詩也已漸漸的衰微了；民族的史詩已不再見，個人的史詩，則長篇巨製，作者也幾於絕無僅有，獨抒情詩則盛況猶昔。現代所有的詩人。差不多已都是抒情詩。現代所有的詩集，差不多已都是抒情詩集。抒情詩的種類極多，如挽歌，如頌歌，如兒歌，以及民間流行的歌謠的大部分都可以算是抒情詩。在中

國則詞之全部分爲抒情詩，五七言的古律詩與樂府除了長篇以外，其最大部分也都可算是抒情詩。

抒情詩之所以能遺留到現在而日益光大，且能在詩歌的國，占着最大的領土者，其原因極爲簡單。詩歌本是最豐富於情緒的；如史詩，如劇詩，如教訓詩之類，他們之所以能成爲詩歌者，完全因其同時並帶有抒情的分子在內之故；如把他們這種抒情的分子取出，便如從美酒中把酒精取出，從蜂房中把甜蜜取出，簡直不能成其爲詩了。

所以抒情詩在一切詩歌之中，雖然算是後起者，卻是占着詩歌國裏的正統皇座。說不定抒情詩也許竟要成爲詩國中惟一的居民呢！

在抒情詩中，作家的個性是最爲顯明的；有的詩人固然受時

代的影響，反映着民族的興衰與人間的音樂之感；有的詩人卻完全離了一切環境的拘束，放志於山巔水涯，酒甕菊籬之間；「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正是抒情詩人的本色。不過在最大多數的抒情詩人中，人間的感情總是極濃摯的；當國破家亡之日，而猶酣歌醉舞，這種人究竟是最少數中之最少數者。

抒情詩的形式，在一切詩歌中算是最自由者。民間的歌謠衝口而出，都有極佳妙的音節。其他如古代的各種「詩式，」也無一不足表現抒情詩的情緒。即近代的散文詩，他們與音樂雖相離極遠，而「抒情詩」的情緒仍能充分的在裏面含蓄着。——而且表現得更爲活潑真摯。這是因爲人的情緒決不能被範圍於一種小區域內，正如江河之流，決難被拘於方池之中一樣。形式愈是自由，則人的情緒愈能自由的充分的傾注在裏面，近代自由詩與

散文詩之勃興，原因卽在於此。

有人誤會，抒情詩卽「情詩」，這是完全不對的。

史詩

史詩(Epic Poetry)是敘事詩(Narrative Poetry)的一種。敘事詩中，除了史詩以外，還有英雄傳說(Hero Sag)冒險記(Gest)寓言(Fable)短歌(Idyl)牧歌(pastoral)歌謠(Ballad)等，而史詩獨為其中的最重者；如英雄傳說，冒險記，禽獸寓言及民歌歌謠等，差不多都是史詩的原料。史詩的最初的骨子，如牧歌，短歌等，則在文學上的地位殊不重要；如寓言，則近來所作，已都為散文，且已另成一類。所以有許多人直捷的稱敘事為史詩。

史詩在希臘文的原義是「故事」(story)之意；他們無論在古代在近代都是有一種有韻的可背誦的故事。一般的批評家對於史詩

上定義往往偏重於古代的而忽視了近代的事實。他們都以爲史詩是描寫一個得勝的英雄的歷險或紀述他征服別的民族或神異之物的事跡的。獨有蓋萊 (G. M. Gayley) 在他的詩歌的原理上所論述的史詩定義，能包括並表現出牠全部意義。現在略舉其大意如下：

一般的史詩無論是古代的或近代的，都可以算是一種非熱情的背誦，用高尚的韻文的敘述，描寫出在絕對的定命論的控制之下的一種大事件，或大活動的，這種事件或活動裏所有的是英雄的人物與超自然的事實。

史詩之構，決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民族的史詩，是史詩的最古的形式，而他的構成，大概都是以一個大事件，或大人物爲主要的線索，而集合了許多民間流傳的神話，英雄傳說，禽獸寓言，民間歌謠等等而融凝在一塊的。當我們初發現史詩時，六腳

韻詩 (Hexameter Verse) 已被擇爲牠的工具。這個時候的史詩，不全
是關於戰事與個人的故事，而且是帶有教訓的目的，或宗教的禮
儀的色彩的。可惜那許多口述的原始的史詩，現在都已不見，不
能拿來證明現在所傳下的史詩的原始形態了。

史詩以牠自然的區分，可別之爲下列的二類：

一 民族的史詩。

二 個人的史詩。

民族的史詩，是古代的即各民族由古代流傳下來的偉大的韻
文的故事，他們所敘述的大概，都是一個或幾個民族間的戰事；
或一個英雄的冒險的經歷或他的各種雄偉的勳績。

這種民族的史詩，除了中國及其他不重要的幾個國家外，差
不多沒有一個國家沒有。如希臘有她的依利亞特 (Iliad) 與亞特賽，

(Odyssey) 印度有她的瑪哈巴拉塔 (mahabharata) 奧拉摩耶那，(Ramayana) 法國有她的洛蒲特，(Chanson de Roland) 德國有她的尼拔龍勳采，(Nibelungenlied) 英國有她的悖孚爾福，(Beowulf) 西班牙有她的西特，(The Cid) 俄國有她的依鄂太子遠征記，(Story of Prince Igor's Raid) 他們的事跡在歷史上大概都是有些根據的。如依利亞特所述的托洛哀 (Troy) 戰事，現在已證明希臘是有托洛哀城破毀的遺跡；又如俄國的依鄂太子征戰的事，在最古的史書上也曾有過記載，且事實也幾乎完全相合。

民族的史詩。其特質約有數點：

第一，他們的著作者都是不知姓名的，也許可以說都是「非個人的。」希臘的依利亞特和亞特賽雖以前都公認為是一個大詩人名荷馬 (Homer) 的所作，而經了許多次的辯論，終於決定荷馬是

一個懸擬的人物。至於其他各史詩，則作者更不能指名了。大概古代的時候，到處都有許多遊行的歌者，以背誦故事爲職業。不知經了多少人的合作與增潤，一篇完全的史詩才得流傳下來，他們構成的時間，也不知要經歷多少時候。

第二，他們所敘的事實，大概都是關於一個或幾個民族的戰事，或其他與戰事有關的大舉動的，他們大概相信定命論。十八世紀的批評家以史詩爲「好戰的冒險之韻文的敘述，」這個形容詞用在民族的史詩上是極爲恰當的。

第三，他們所敘的事實大概都是超自然的；天神與魔鬼都常在史詩裏出現。自然界中的動物與植物及其他，在他們裏面也常得占一個地位。由這些地方，可以看出原始的民族史詩。實曾融合神話與寓言在裏面的，個人的史詩是近代的，即由一個作家創

造出來的偉大的韻文的故事。

個人的史詩與民族的史詩，有不相同之點二：第一，他們的著作者是可以指出的，如我們讀神曲，(Divine Comedy)即知其作者爲但丁，(Dante)讀仙后(Fairy Queen)即知其作者爲斯賓塞。(Spencer)

第二，他們是帶有作者的個性的，是帶有作家的理想的，如孚琪爾(Vergil)的地下世界，但丁與米爾頓(Milton)的天堂與地獄，都是作者自己創造的。至於民族史詩中的神怪分子，則個人的史詩仍然不能棄掉。

個人的史詩，作者並不甚多；由羅馬孚琪爾的阿尼特(Aeneid)起至英國米爾頓的天樂園(Paradise Lost)上著名的史詩作者，幾乎寥寥可數。這大概是因爲史詩的工作過於偉大，非有極大的天才不能勝任之故。

在中國則偉大的個人的史詩作者，也同民族的史詩一樣，完全不會出現過。中國所有的敘事詩，僅有一篇孔雀東南飛，算是古今第一長詩，而以字計之，尙不足一千八百字。其他如白居易杜甫諸人所作的，則更爲短促了。所以中國可以說沒有史詩——如果照嚴格的史詩定義說起來，所有的僅零星的敘事詩而已。

史詩的敘述法，無論是民族的或個人的，大概都是並用直敘與對話的。他們當中，都帶有很多抒情分子；這就是使他們成爲優美的詩篇的重要元素。

史詩到了現在，差不多已經沒有作者。這個緣故，一則是因爲民族的史詩已經不再出現，古代的史詩的遊行背誦者既已不見，中世紀的民間傳說與神話英雄故事，又已另換了一個「傳奇」(Romance)與「神仙故事」的散文的工具，來裝載他們，因此，